



「袁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 宋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泉州刊後代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宋代的藏書家們大多編有書目，可見於《通志·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等。就《宋史·藝文志·目錄類》所著錄而言，私家藏書目錄部帙，遠超越前代，共計近四十種，但不傳者居多。流傳於後世之少數私家藏書書目代表，為南宋時期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以下簡稱《晁志》）、尤袤《遂初堂書目》（以下簡稱《尤目》）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下簡稱《陳錄》）。繆荃孫（一八四四—一九一九）《百學匯刊·序言》曰：「自劉、班志藝文，而後人得考天府之儲存；自晁、陳傳書目，而學者藉見私家之著述。」而梁啟超在《圖書大辭典》中〈簿錄之部〉亦曾提及：「《晁志》、《陳錄》、《尤目》所載，皆手藏目睹之書，研究宋代載籍者，當視為主要資料，視史志尤足重也。」在此三目中，《尤目》為書目著錄版本之始，《晁志》與《陳錄》為現存有小序與解題之私家書目；由此可以說明晁、尤、陳等於中國私家藏書目之地位。以下淺介這三本書目的背

遂初堂書目  
經總類

## 為用而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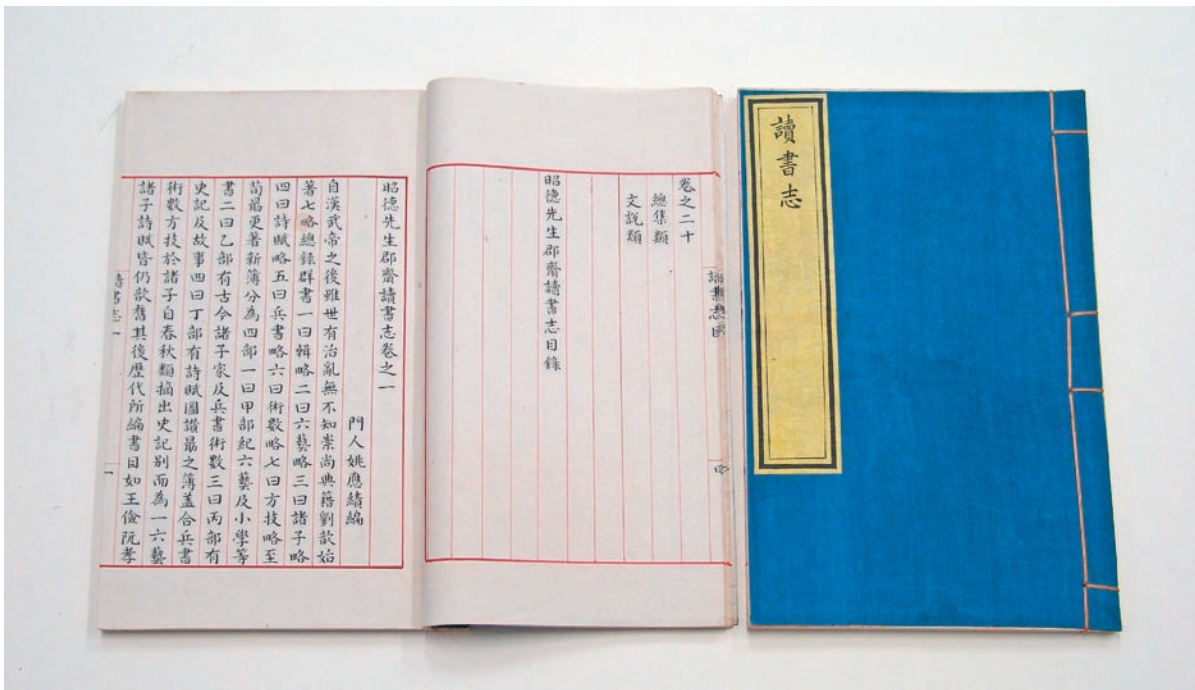
### ——淺談南宋私家藏書目所呈現的藏書文化

劉美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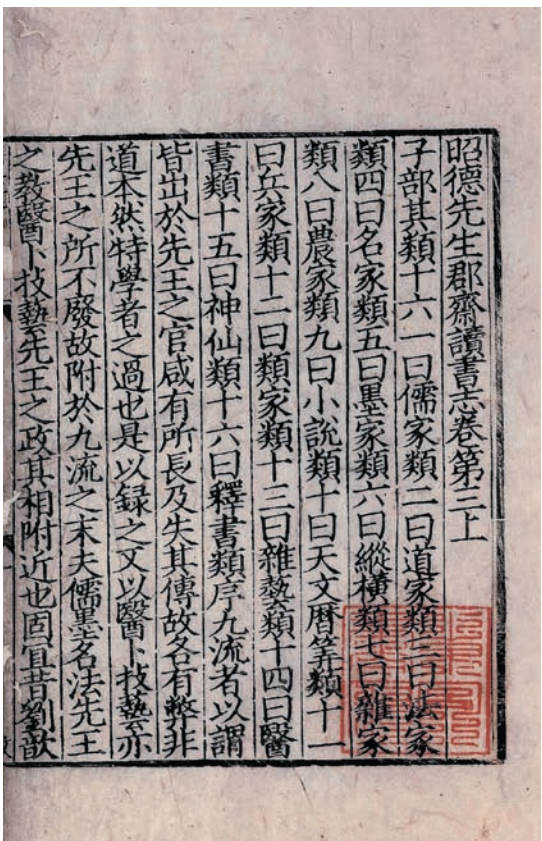
中國私家藏書的出現稍晚於公家藏書，宋代由於經濟逐漸繁榮、知識的需求增加，帶動了雕板刻書之盛行，寫本書已被印本書取代，圖書流通範圍擴大，於是私家藏書蔚為風尚，開創了中國的私家藏書興盛期。據海峽兩岸的學者近年來之統計，宋代藏書超過千卷以上，並有事蹟可考的藏書家就有五百餘人。其中著名者包括了：北宋時期的江正、李昉（九二五—九九六）、宋綬（九九一—一〇四〇）、王洙（九九七—一〇五七）等人；南

宋時期則有葉夢得（一一〇七—一一四八）、晁公武、鄭樵（一一〇四—一一六二）、尤袤、陳振孫等人。而這些藏書家中編寫家藏圖書目錄者，按文獻記載即有近四十家，可惜大都失傳。本文旨在呈現宋代之藏書文化特色，而以《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三部現存南宋私家藏書目錄做為分析對象，從收錄典籍之內容中呈現出藏書之特質，進而探討當時私家藏家與其文化與社會脈絡的關係。

抄寫、求索、購買與饋贈等方法為中國古代藏書家蒐集圖書的主要來源管道。對於取得之圖書，藏書家們多精心讎校，並視為珍物。若所藏之圖書增至相當數量時，即加上校勘所得後再編成書目。宋代藏書家在校讎與書目編輯方面的文化成就，具有後世楷模的典範性意義。例如：著名的史學家與目錄學家鄭樵不僅私人擁有大量的藏書，同時所撰之《校讎略》更為我國最早的一部目錄學理論專著。



「衢本」《郡齋讀書志》 清嘉慶阮元進呈影舊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袁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 宋淳祐九年（1249）  
黎安朝袁州刊後代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子部大序，刊工精巧，筆劃端整。

景、特色以及功用。

### 一、晁公武與《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約一一〇五—一一八〇），字子止，山東鉅野人，世居汴京昭德坊，遂稱昭德先生。壯年之際，正值金人入侵，因而避亂於蜀地四川，定居嘉定（今樂山），卒於淳熙年間。晁公武曾任喜好藏書的四川轉運使——井度（註二）之屬官，不知何故，井度將其全部藏書贈送公武。晁公武遂將受贈之書與自己原藏之籍加以整理，計約二萬四千五百多卷，去除重複部份，親自校讎，撰寫敘錄，因當時晁公武鎮守榮州和義郡，故以《郡齋讀書志》為名。

最早的《晁志》只有四卷，由其門人杜鵬舉傳刻。後來晁公武又大量補正，再經另一門人姚應續編成包含前四卷之二十卷本，於蜀中流傳。晁公武過世後，信安的郡守游鈞，於淳祐九年（一二四九）重刻了二十卷本的《晁志》，世稱「衢本」。同年袁州知府黎安朝命其門人趙希弁將「衢本」中姚氏所增者之《後志》二卷析出，加入自家藏書所續輯《附志》一

卷，並於篇末處增訂與「衢本」著錄不同的《考異》，乃成為七卷的

「袁本」而流傳於後世。在《文獻通考》中所引述《晁志》之處均為「衢本」，但此傳本已罕見於世。而在《四庫全書》中所收錄的《晁志》即為「袁本」。兩傳本之不同，在於所收錄之書的多寡，以及敘錄內容的繁簡、著錄的順序，另外歸類之書亦有一些出入。「袁本」所收的書部數量上多於「衢本」，包括了趙希弁《附志》所著錄之書，並兼及寧宗慶元（一一九一—一二〇〇）以後所收之書。據此，前人的藏書家才有一說：「袁本出而衢本可廢矣」。本院所藏之「袁本」保存相當完好，且刊工精巧，筆劃端整，古意盎然。而本院亦藏有清嘉慶阮元進呈影舊鈔本的「衢本」。

《晁志》採用傳統四部分類，書前有總序，每部之前有大序，類下雖無小序，但在某些類目的第一部書敘錄中，有該類圖書學術流變之說明，猶如小序。除此之外，《晁志》另一項重要的特色是所錄之書皆著敘錄（註

二），分析典籍的要旨、作者生平與其學術等傳統目錄書體例，以私家書目而言體例完備亦稱獨步。從藏書的功而能而言，《晁志》為我國現存最早一部附有解題的私家藏書目錄，所著錄之典籍不少是《宋史·藝文志》所未著錄者，不但可補其不足，亦為後人瞭解宋代及宋代以前的各種典籍提供了依據。

### 二、尤袤與《遂初堂書目》

尤袤（一一二七—一一九四），字延之，號梁溪，自號遂初居士，江蘇常州無錫人。其人擅長詞賦，與楊萬里、范成大、陸游齊名，史稱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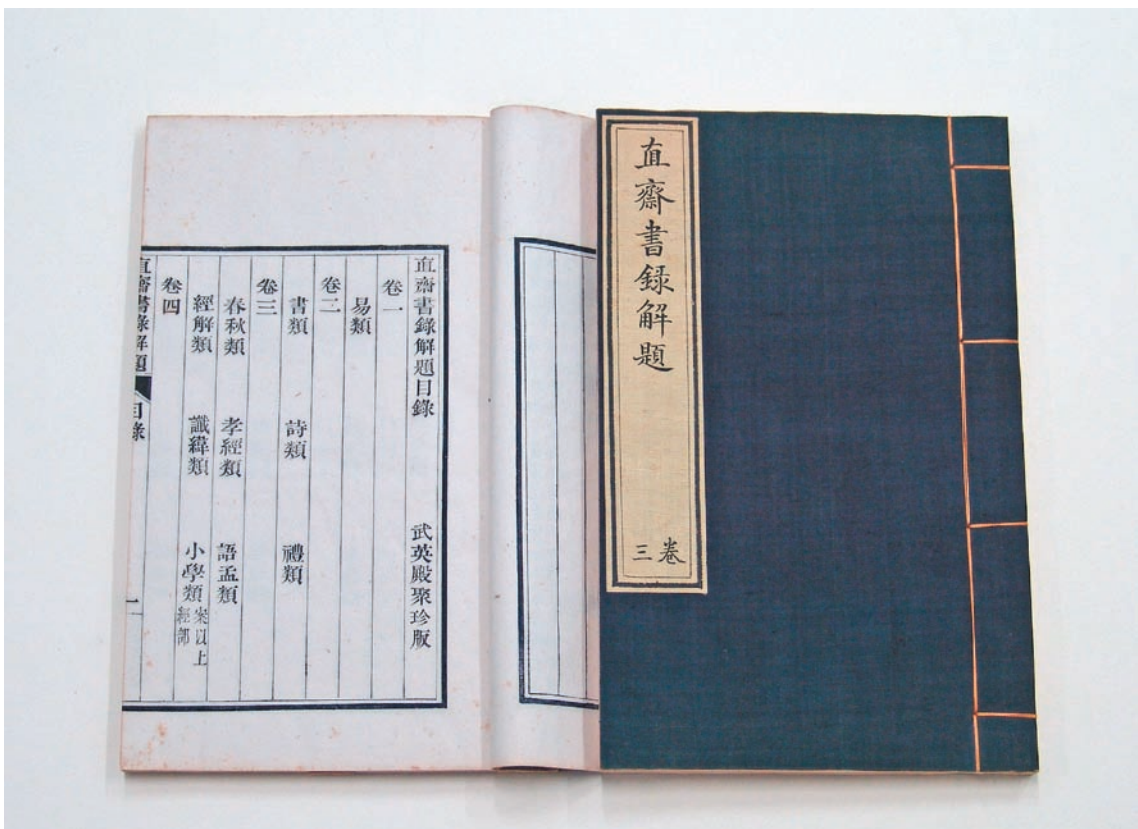
「南宋四家」。抄書與藏書是延之先生的喜好，藏書多達三千一百餘種，並建「益齋」、「遂初堂」等藏書樓，其中又以「遂初堂」藏書最豐。

尤袤依據自家藏書於宋光宗時期，編纂書目一卷稱之為《遂初堂書目》。其體例無小序及敘錄，僅著錄書名，並且不記載卷數，只是偶而加註著作者姓名，極為簡略。但《尤目》的特色在於，一書收藏若有幾部而版本不同者，皆分別予以著錄，成為後世書目記載版本的權輿。《天祿琳琅書》有「一版而兩印皆精好，亦兩本並存」的書目編錄方式即依此法。

除此之外，《尤目》收錄了相當豐富之抄本、善本、史書三類以及被稱之「法書」類的三十餘部書法與碑刻之著述，突顯了「遂初堂」收藏典籍的獨特之處。其中尤其重視當代的史籍收藏，而將宋代雜史、故事、雜傳三類單獨立類，以上這些特色，皆是尤氏之喜好所致，因而充分展現出私家藏書的質與藏書家個人嗜好之間的關係。

### 三、陳振孫與《直齋書錄解題》

陳振孫（約一一八三—一二四九），字伯玉，號直齋，浙江安吉人。當時的浙江與福建、江西均為刻書與藏書風氣盛行之地，而陳氏即長期任官於此區。《直齋書錄解題》編成於宋理宗時，原書五十六卷，著錄了圖書三千九十六種，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卷，其中宋代人之著述頗豐。《陳錄》在清時的民間已佚失，爾後《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將其輯出，並考馬端臨《經籍考》，共二十二卷，為今定本。在張宗泰（一七五一—一八三二）《魯巖所學集》中，卷六之《跋陳振孫書錄解



《直齋書錄解題》 清乾隆38年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題》對於《陳錄》相當推崇：「《書錄解題》敘述諸書源流，州分部居，議論明切，為藏書家著錄之準」。

《陳錄》按四部分五十三類，但今定本不標四錄之目，然仍按四部次序排列。其中史與子兩錄的類目比《晁志》、《尤目》的類目更為詳細，可見其對史籍與諸子百家的著述十分重視。另外，陳振孫依據其對藏書性質與目錄學之見解，增設了詔令、法令、奏章、時令新類目等，這在當時也是新的觀點。《陳錄》體例上並無總序，而分「語孟類」、「小學類」、「起居注類」、「時令類」、「農家類」、「陰陽家類」、「音樂類」、「詩集類」、「章奏類」等九類。類目之前有小序，用以說明增創類目的緣由、範圍、以及類目演變情況，並皆針該類分類之有關問題提出時代性的見解。每書皆有敘錄，內容包括了該書之價值、內容、選材、版本介紹，有些還對作者等人物做了評介。《四庫全書總目》中對《陳錄》在求知上的功能，做了以下的評論：「古書之不傳乎今者，得藉

是以求其崖略；其傳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

### 私家藏書家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古代私家藏書之規模若能達到被社會認同的水準，藏書家必須投入相當的精力與資源。因此，這些私家藏書的個人與社會的目的及作用為何？而足以促使藏書家們保持熱誠與執著從事這樣的文化工作。從《晁志》、《尤目》與《陳錄》三目中，我們可以略窺一、二其中之原委：

#### 一、古代知識分子對書籍的情感

相較於今日的出版事業，古代知識分子格外珍惜得來不易的書籍，並視之為重要的傳家資產。例如，晁氏即是世代相傳的藏書家族，但因火厄及兵戈，至晁公武時，家族藏書已是「尺素不存」。然而昭德先生的愛書之情，獲得其長官井度的認同，即贈以自家所藏之書。爾後昭德先生不負所望，遍覽獲贈之書並加以研讀考證，而成就了中國第一部私家解題書目——《郡齋讀書志》。以抄藏典籍聞

名的遂初堂主人尤袤也是一位愛書人，且將所抄之書籍視為生活中重大的精神支柱。他曾對好友太史李燾（一一一五—一一八四）說：「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機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語出《遂初堂書目》序）可見其愛書之深，而「當肉、當裘、當友及金石琴瑟」亦被後世藏書家奉為「四當」之圭臬。至於《直齋書錄解題》之編者陳振孫，在其任官於莆田期間即經常拜訪當地的藏書家，花了不少精力在交換、求購與抄錄圖書，成就了直齋藏書的豐富時期。南宋著名文學家周密（一二三二—一二九八）對於陳氏因愛書而藏書的成果曾評為：「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語出《齊東野語》卷十二〈書籍之厄〉）

#### 二、學而優則仕的藏書活動

其原因，讀書是經世致用的法門，學而優則仕則是階級提升的旋轉門。私家的藏書家有不少擔任過官職，因而提供其藏書之客觀條件，藉官職之便與金錢充裕的優勢下擴充收藏。宋代官府藏書除了中央的崇文院及秘書省外，各級地方政府、郡學、縣學等也有相當數量的藏書，可以提供給出任官職的藏書家參抄錄考。上述之三目的藏書家中，晁氏曾任職四川轉運使井度屬官，其間協助了井度撰書、刻書與編書。之後又任官於恭州、榮州、合州、瀘州等地，官至吏部侍郎，其與門人持續性地關注於藏書之工作。而尤氏則擔任過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吏部郎官、禮部侍郎兼同國史侍講、禮部尚書兼侍讀等官職。尤氏因而常有機會借閱三館祕閣之書抄錄，其自然累積了豐富之藏書。陳氏則先後於贛、閩、浙三地任官，官至寶章閣待制，宦海生涯長達三十餘年，購求和抄錄了許多圖書。據大陸學者趙長林先生《中國藏書家階層流變史》，《圖書與情報》二〇〇〇：一）統計葉昌

熾（一八四九—一九一七）《藏書記事詩》第一卷記載的一百二十位宋代藏書家中，即有七十二人曾任官職，約佔六成，此種因科舉制度形成宋代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現象。而晉升官職的知識分子們，以其階級之便，會以藏書來提升自我的文化素質，此亦為當時藏書文化發展的一個特色。

#### 三、私家藏書隨地域之經濟、文化發展而生

南宋時期的經濟與文化皆相當繁榮，提供了刻書業發展的機會。除了政府刻書外，許多士大夫之家不僅藏書，也開始從事刻書。於是私家與坊肆的刻書活動相當盛行，刻書業幾乎遍布全國。其中又以四川的眉山、浙江的臨安以及福建的建陽最為發達，形成當時的刻書文化中心，帶動了全國刻書業的發展。晁公武雖為山東人，但任官與晚年定居皆於四川；尤袤任職禮部，即為南宋京城臨安所任；陳振孫長期任官於刻書發達，藏書風氣盛行的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由此可見私家藏書的發展與地域

宋代為中國圖書事業的興盛時期，無論是圖書的編纂、印刷的技術等都有輝煌的成績。南宋藏書家數大致相等，但南宋呈現出更明顯的時代風格與地域發展特色，藏書風氣亦盛行超過北宋。《晁志》、《尤目》、《陳錄》三目皆完成於南宋時期而各自有其學術的代表性，然而彼此之間的相距不到百年，所處的時代、社會環境、學術背景相近，《晁志》完成的時間最早，《尤目》次

校勘，對於版本的著錄有所堅持，同時採用一書可分入兩類的互著法（如：《汲冢周書》分入《尚書》、《春秋》，《天下大定錄》分入《雜史》、《偽史》等），顯現其對目錄著錄的先見之明。宋代刻本因地域、刊刻與形制之不同而異，藏書家因收購、鑑賞、保藏及利用等種種專門需要，而因應時代潮流投入校勘、刊刻、校注的研究，晁、尤、陳三位皆在其藏書目錄中顯現出文獻學的研究成果。

結語

宋代為中國圖書事業的興盛時期，無論是圖書的編纂、印刷的技術等都有輝煌的成績。南宋藏書家數大致相等，但南宋呈現出更明顯的時代風格與地域發展特色，藏書風氣亦盛行超過北宋。《晁志》、《尤目》、《陳錄》三目皆完成於南宋時期而各自有其學術的代表性，然而彼此之間的相距不到百年，所處的時代、社會環境、學術背景相近，《晁志》完成的時間最早，《尤目》次

之，而陳振孫藏書中收有《晁志》、《尤目》二目，可以推論《陳錄》編撰時有參考晁尤二目，三者之間的關係亦具有傳承性。而相互傳承而各具特色的三位藏書家，因愛書而藏書則是他們的致力於此業的共同因素。圖書典籍即是一種文化存在與表現的形式，也是古代文化重要的組成部份，尤其是紙與雕版印刷興起，方便了典籍的流通，促使文化間的交流，藏書活動便在此種環境下漸漸蔚成風氣。藏書不但培育出許多頂尖的學者，也孕育出眾多的學術流派，成為時代與地域的文化體現，藏書文化就在其他文化形成一定規模後應勢產生。中國的藏書文化是把書的作用與人的關係緊密的聯結起來，使所藏盡量發揮作育人才的社會功能，其與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關係是其他文化無法替代的。

藏書家利用所藏圖書孕育出眾多的學術流派，透過藏書目錄融入自己的思想，體現藏書的旨趣，並吸收各學科的新成就，展現自創性。此過程因涉及時代背景、個人素養、社

會環境、地域風尚、文化傳統等因素，更能表達出時代的藏書文化特質。宋代受文人政治與科舉制度影響，造成了士大夫並非如前代來自貴族門第，他們以著對中國文化的竭誠崇拜和擁護的自尊，表達自己的理想；利用藏書來表達其對國家社會的關心與心靈寄託所在。私家藏書代表了南宋時期風雅之士在喜好文物鑑藏，講究生活品味之外的另一種儒雅之好；而此三部私家藏書目也在無形之中成為中國目錄學史發展史上具有代表性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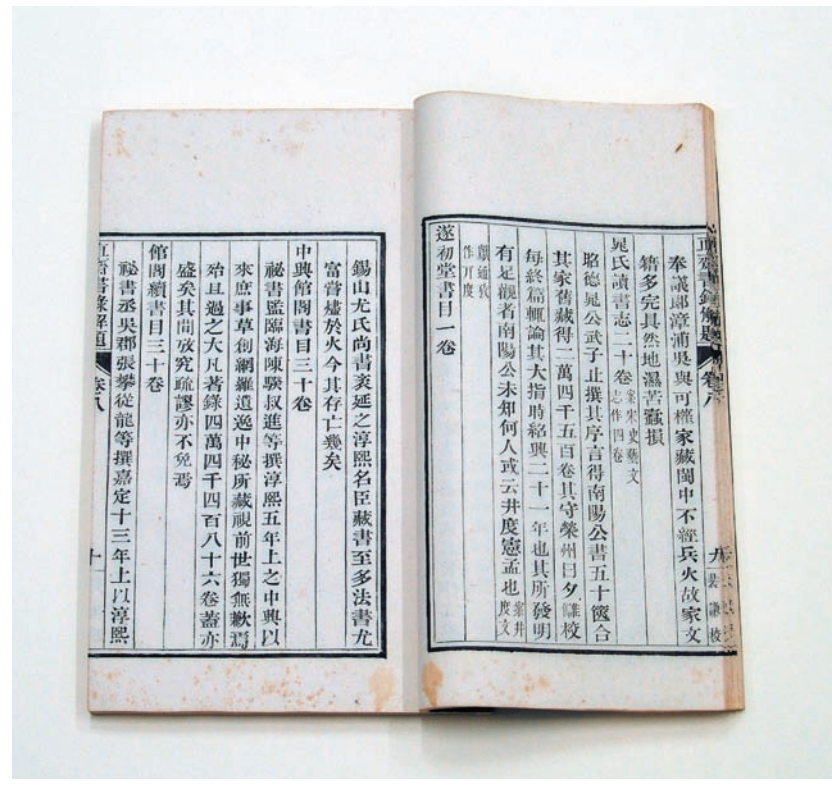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 井度，字憲孟，家富藏書，曾補齊刻印因金人侵擾幾乎全毀的《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和《周書》七史，校刻為著名的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
- 根據昌彼得先生於《中國目錄學》一書中歸納目錄學的體制項目應有：1. 篇目，一書的本末；2. 敘錄，考述作者的行事與論析一書的大旨及得失；3. 小序，一家一派的學術源流；4. 版本，版刻源流異同。四項體制，如有不備，則目錄功用不全。（臺北市：文史哲，民國七十五年，頁37）



《遂初堂書目》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直齋書錄解題》 清乾隆38年武英殿聚珍本 藏書中收有《晁志》、《尤目》二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經濟、文化發展相關程度遠超過與國家政治中心的關聯性。除此之外，南宋時期南方（江西、浙江、四川與福建等）地區藏書家呈現出明顯聚集的現象，《晁志》、《尤目》與《陳錄》藏書亦皆於江南。據此推論，中國藏書事業的地域發展，於南宋正式由黃河流域南移至長江流域，並奠定

了日後江南地區為其後私家藏書發展的主要地域。四、藏書家以書目展現其治學所藏書目著作的編纂工作是需投入極大的心力於圖書整理與校刊，而編者更需有涉獵廣泛的學術素養。晁、尤、陳三位藏書家都編纂了為後世所尊崇的藏書目錄。晁氏與陳氏二

者皆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思想，深入閱讀藏書，以敘錄條析各書版本源流，編製了體例完善的書目，在藏書的活動中實踐了目錄學的理想。晁氏退休之後還不斷對已刊印的《郡齋讀書志》進行補正，可以一窺其對藏書所付出的心血。《尤目》雖無詳盡的解題，但尤氏勤於典籍的